

175  
合  
17

評釋

韓非子全書

五六



評韓非子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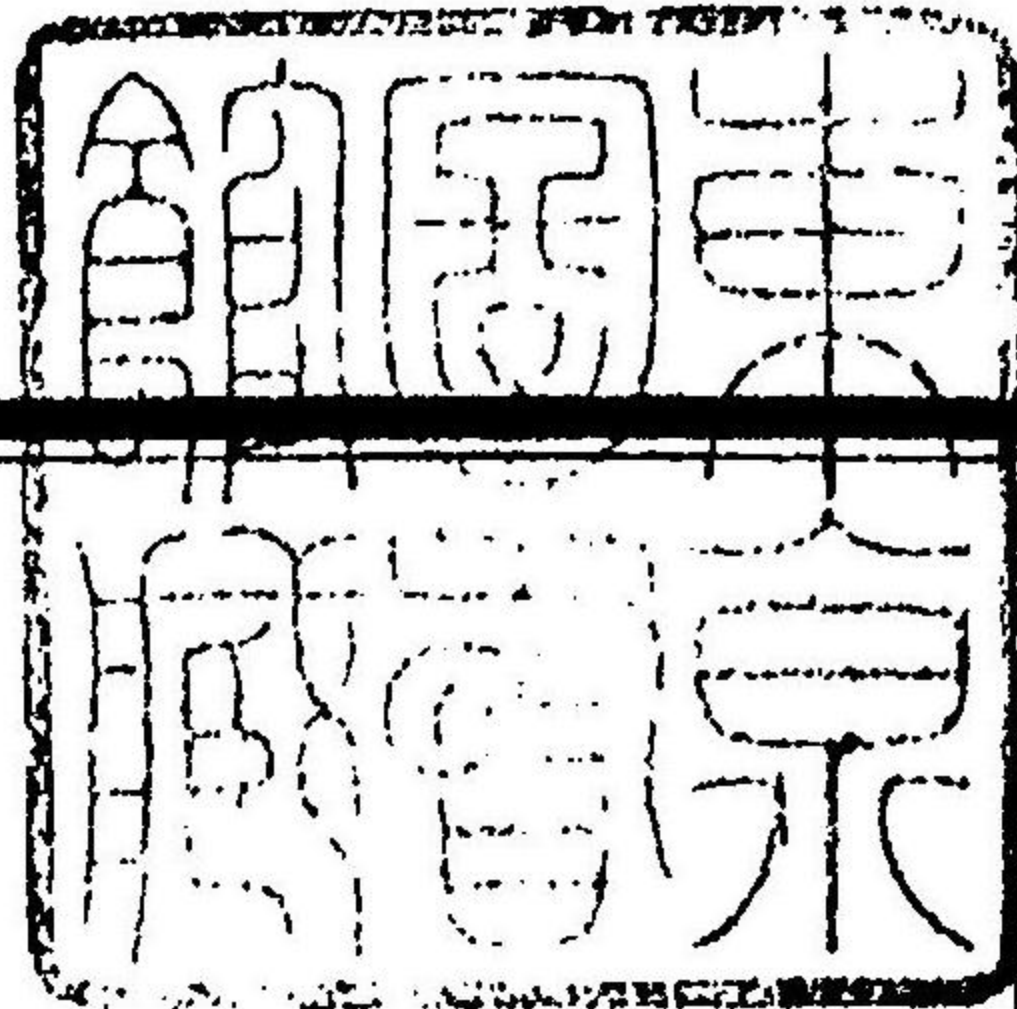
藤澤南岳編輯

五

135  
10  
17

|       |   |   |    |     |
|-------|---|---|----|-----|
| 館書圖京東 |   |   |    | 和書門 |
| 一〇    | 七 | 六 | 三四 |     |
| 冊     | 號 | 架 | 函  | 子解類 |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九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內儲說上

舊刊。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補索隱。明君執術以制臣下。私

之在己。故曰內。按此篇儲衆事諸說。而備人主之用也。亦猶淮南子說林說山也。

七術

舊刊。有第三十字。連上。不別提。下六微同。

主之所<sup>ヨ</sup>用也。七術所<sup>ス</sup>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備內

端以參觀。注衆事之端。相參而觀。讀如執兩端之端。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

四曰一聽責下。讀。一聽之。而責之也。五曰疑詔詭使。讀。以疑事詔令之也。

增。固守其聽。不疑貳也。六曰挾知而問。增。挾我所知。以佯問之也。七曰倒言反事。

舊注。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方云。倒言。此毀所可譽。譽所可毀也。反事。愛其所惡。惡其所愛也。此

七者主之所<sup>ス</sup>用也。以上七術之綱也。

術故曰用。

並揭上下二篇之大目。

先揭其綱系以其目。



冠觀聽二字于兩句上句法峻峭

觀聽一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按聽字恐衍原注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

則臣壅塞讀言君所聽信唯一人猶家所出入唯一門也原注各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

說在侏儒之夢見鼃哀公之稱莫衆而迷舊注侏儒夢鼃言鼃有一人賜

焉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原注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為一人公

之迷宜矣按哀故齊人見河伯讀使見河伯也原注齊王上恐脫與字

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按與恐而訛原注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不疑今

皆稱不疑則雷同明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注五說當作四說其患在豎牛之

餓叔孫而江乞之說荆俗也原舊注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原注荆俗不

治不知即嗣君呂氏春秋注衛平侯之子也秦治不知貶其號曰不君原注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

原注恐其所貴臣妾擁已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是敵適足以成其明黨為擁更甚也讀注二權字壅同

以明王推積鐵之類原注積鐵為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

而察一市之患原注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况三人乎一本患下有也字

必罰二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

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原舊注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或

尼說隕霜原舊注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棄灰

將行去樂池原舊注將行官名去之辭樂池而去也增史趙武賞之柄故去之

而公孫鞅重輕罪原舊注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讀言使輕罪重也

靈十一年使樂池送公子職於燕又秦惠文七年樂池相秦池音他

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讀言使輕罪重也

亦揭愛威二字

聖經所謂愛勝威威勝愛亦同

一揆唯能行二物者可與語治術已



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舊注。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

也。而積澤之火不救。舊注。魯之積澤。火焚而人

仁弱齊國。原舊注。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增。成

也。當弱。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原舊注。卜皮以惠王慈惠。知其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原舊注。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不

讀。斷。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原舊注。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

之以之間。當有魏字。

賞譽。讀。重而賞。薄而謾者。下不用。原舊注。賞譽厚而信者

下輕。次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增。文子范睢傳。索隱。田文

盼田嬰為嬰子盼子也。原舊注。獸。故越王焚宮室。原舊注。

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

室者。原注。五字。欲行賞罰。而吳起倚車轅。原舊注。賞移轅者。

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

而不。李悝斷訟以射。原舊注。欲人之善射。故斷其訟。與善

宋崇門以毀死。原舊注。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句踐知之故

式怒鼃。舊注。句踐知勸賞可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

之使人為責諸也。孟賁專諸。古之勇士。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舊

拾蠶握鱸而不懼。利在故。是以效之。讀。二十三字句。言效

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一聽則愚智不分。舊注。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知不

皆以一聽為不好底。殊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為過也。下

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故此云。一聽則愚智

必分。不混殺也。讀。但所引除吹竽外。皆泛不切。未得其解

此章主言在立威故以必罰為目。

此則用賞之方。

句法

不分不參此主眼。豈折治術至此。亦自千歲良才。

一聽四



責下則人臣不參原舊注。下之材能。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禘。其說在索鄭與

吹竽原舊注。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圓云。魏之索韓。素無此理。而韓患之。可謂惑矣。原舊注。混商吹竽。是不責下。故令得參禘。字惠云。商當作衆。增。商同之。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原舊注。申子

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增。申子為趙請兵。先令近臣伺主意。而後言之。荀子嘗試之說。鋒起矣。注。謂假借以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故公子汜又秦策。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注。嘗亦試也。故公子汜

議割河東原舊注。韓王欲認鞏。河東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增。公子汜議和。設兩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欲移上黨之兵以臨東陽。而不肯堅執其議。因問王曰。意如何。此皆挾詐為嘗試之說。以愚弄其主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而應侯謀池上黨。原舊

得為此行所引事。何不切之有。侯謀。鞏。欲。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詭使五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原注。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

主之意。終不敢為姦。如鹿之散。讀龐敬事。則即也。使人問他則不鬻私原舊注。謂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酬。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正字通。私字條。引此注。下知下有為字。售

下有。是以龐敬還公大夫原舊注。龐敬使市者。不為姦。故也。字。還。大夫。而警之。增。百官表。秦爵

第六等。蓋魏亦置此爵。而戴驩詔視輶車讀。詔令也。原舊又令大夫管子書多有。注。戴驩欲知奉

笥者。更使周主亡玉簪原舊注。周主故亡玉簪。刪。視輶車。三。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

論牛矢舊注。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增。傳文矢作屎。商宋也。太宰。蓋戴驩也。

挾智六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字曰。智當作知。案上文作知。增。即韓昭侯偽不知者。而下黃犢食苗

之令是也。舊注。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故深知一事。則諸隱匿所不知者。皆化而發露矣。別

本注。至深智。深知一物。衆隱皆變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

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原注。言挾已之智。而問一事而窮。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

稍涉術數亦李世所未免

妙論



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精。然而衆陰皆變爲顯也。乃與下事相合。舊注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陰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原舊注。握爪。佯亡。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原舊注。必審南門之牛犯苗。周主索曲杖而群臣懼。原舊注。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原舊注。使庶子愛御吏。便得彼陰懼也。事猶使也。役也。使之。西門豹詳。原舊注。通遺轄。原舊注。遺其轄。原舊注。此欲取清明之稱也。增詳。傳文作佯。遺猶失也。注。謀詳訛。清恐精字。

倒言七

倒言反事。固非聖人所取。唯澆季之俗。有不得不然者。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原舊注。倒錯其言。反爲。故陽山謾。原舊注。偽謾。穆堅。知君疑已。案。旧刊注。已作也。豎小。淳齒爲秦使。原舊注。詐爲秦使。使知君惡已。齊人欲爲亂。原舊注。佯君知而。子之以白馬。原舊注。以子產離訟者。原舊注。分離不疑。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原舊注。分離

兩語。嗣公過關市。原舊注。知過者之輸之情。嗣公過關市。原舊注。金便得聽察之稱。

右經 舊刊不提

專字主腦

傳一。舊刊無傳。字。凡九字。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原舊注。作踐。非。讀。踐言夢有驗也。左傳。晉之妖夢是踐。杜注。踐厭

也。公曰。何夢對曰。夢見龜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

以二無字反一專字

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龜對曰。夫日兼燭天下。原舊注。一

詩。兼燭八紘。一物不能當也。原舊注。當蔽也。舊刊。一。人君無

燭一國。原舊注。有。一人不能擁也。原舊注。諸本難四無人字。趙無

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龜一人。煬焉。原舊注。音揚。司馬

子云。富人衣纂。則後人無從見矣。原舊注。一人煬則蔽龜之

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原舊注。此譏彌子瑕。則臣雖

寵任一夫以自塞其耳目。此賢



士所以為痛哭流涕也。

夢見龜不亦可乎。出國策衛語有同異。

魯哀公。哀公定公之子。名蔣。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舉事不與眾謀。

者。必迷惑。讀言莫。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

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人

知之。一人不知。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羣臣

無不一辭同軌。乎。李孫者。十三。舉魯國盡化為一。舉魯國讀言

注。舉國既化為一。則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

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

注。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一曰。晏子聘魯。舊刊作晏嬰子。晏

公問曰。晏子春秋。作昭公。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則必迷惑也。今寡

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二

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曰。莫

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一

同言也。其言皆私。季氏也。增一猶皆。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按。下人安

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恐水神。大平御覽作水神。王何不試與

之遇乎。原注。姦臣設事以愚其君。如趙高等是。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

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間。少選時也。因曰。此河伯。直

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國策魏語。有國異。而惠施欲以

齊荆偃兵。以齊之以與。為去聲。同。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

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王。魏王。而以

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

截住有力。

愚惑之極。實如此耳。噫。



二衆字妙

貴而主斷比所以招等也

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

不察也因當作日策作夫齊荆之事也夫下脫誠利一國

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

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原舊注有疑然後謀增

也疑則從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讀疑也者承上句而以

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原舊注若誠有疑今一國盡以

為可是王亡半半下脫也字原舊注無劫主者固猶素也

也云已亡其半者也原舊注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

日當時利口之徒俱是如是

叔孫相魯左路貴而主斷坐不主與之其所愛者曰豎牛

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

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

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欺上恐脫不吾已為爾請之矣

稱即君曰爾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

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

君矣一無於君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

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左傳逐仲壬兄曰丙豎牛又妬

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

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

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

齊左傳云使拘孟丙居下年晉語云居二年豎牛為謝叔孫

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



獨養字下得有

始拈主音字

冷語疎然

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

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聲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

食而餓死舊刊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

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山云當作

辱也莊子為世大僂此不參之患也陳深曰叙事不及左

田單傳僂及先人傳言一聽豎牛而不

與他人江乞為魏王使荆一作乞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

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

王曰有之楚策有江然則若白公之亂策注哀十六年楚

鄭人殺之建子勝請伐鄭子得無危乎原舊注不言人惡

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則白公得成其姦

謀故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故可免罪

衛嗣君增荀子注引嗣君作嗣公漢重如耳增魏世家如

隱魏大夫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荀子王制注愛重以壅已也

乃貴薄疑說山訓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呂氏春秋衛嗣

初居趙後事衛耶蓋以敵舊刊衍之字荀如耳尊魏姬以

耦世姬荀子注作魏妃荀子注作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

欲無壅荀子注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偏上原

注賤不得與貴議也舊刊作下必坐上先子曰言而必待

若使賤下之人議坐貴上之人則不必須此煩也勢重則

勢重之鈞也謂威權而後敢相議原舊注今兩受勢重則

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原舊注兩受其謀為壅嗣君之壅乃

始增自此始始諸本作始始毛詩殆與公子同

夫矢來有鄉原舊注鄉方也舊注有來則積鐵以備一鄉

積鐵以鐵為屏也舊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山云

拈參字

嗣君以下議論  
結以壅乃始三  
字何等奇警



彼此對舉以結

屋鐵室以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

之無姦也備臣也原舊注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下文作龐敬見魏策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

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

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

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

不得見見魏策新序雜一

傳二原注凡十一事董闕于為趙上地守益晉行石邑廖文英曰

也山中澗深峭如牆深字恐行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讀言

鄉邑在其左右者增文選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文選注引

對曰無有曰嬰兒秦策注集韻女曰嬰男曰兒吳注釋名

嬰兒文選注狂悖之人選注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

吾能治矣使吾法舊刊作治非之無赦文選注引猶入澗之必

死也言必罰也則人莫之敢犯也選注作民何為不治之選注

子產相鄭昭二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

嚴蒞人夫火形嚴形猶勢也以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

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或曰故游吉

不忍行嚴刑舊刊忍行二字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霍澤左

作霍符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帥一日一夜

之澤

平澤

卷之七

平澤

平澤

市虎後世襲用終成套語要之真個美談

嚴之者實仁緩之者却仇緩急之微悟之者千古幾人乎

明譬名言後人何不鑒焉



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行。悔字。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山璠云。僖二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

草木犯干語極斬新。

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夫失道草木猶犯干之干一作非。而况於君人乎君人舊作人君。舊注。言人君失

道。人臣凌之者宜。秦之法刑棄灰於街者李斯傳。作商君之法。山璠云。漢志。秦連相坐之

為重者果凡眼

法。棄灰於道黥。孟康云。商鞅為政。以棄灰於道。必坊人坊人必闕。故設黥刑。以絕其原也。或云。刑棄灰於街者。李斯傳正義。作棄灰於街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

知當作此。夫棄灰於街必掩人原舊注。灰塵播揚。善掩翳人。按善。掩人人必怒

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原舊注。因鬪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

添出毅字

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之猶其也。刑也。離。同。此治之道也。

也。舊欠。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原舊注。毅。酷也。讀毅忍也。曰。無棄灰

所易也。日上脫仲尼二字。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關亦與離同。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

將行。讀官名。蓋護行路者。增大人賦。使句。苾其將行兮。顏注。領從者也。舊注。將行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伍。中

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

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讀少客言客。中少年也。夫從少

孫武刑婦人以示軍法。婦人則

平釋律 卷之九



可以戰此亦同一事

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增。使字管。下世一字。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舊作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其所難此治之道。夫

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原舊注。今重罪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舊注。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舊注。以重刑去輕刑。重刑去輕刑。

荆南之地。荀子楊倞注。引作淮南。麗水之中。揚升庵外集。荆南麗水。今之麗陽也。又圓機活法注。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如糖。浮出於水中。此金勝他金。生金人。荀注。多竊米金米。

金之禁。禁字句。得而輒辜磔於市。辜磔或棄市。或磔罪。荀子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鬻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鬻辜義同歟。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疑辜即枯也。又引此文。甚眾壅離其水也。離離通。又設防禁遮擁。令又引此文。而人竊金不止。荀子注。作而輒辜磔。所辜磔甚眾。而民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

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罪。故今有於此。有下恐脫人字。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

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言為政當必罰。舊刑脫雖予之三字。

魯人燒積澤。管子注。獵而行火曰燒。天北風火南倚。原舊注。火勢南摩。故曰倚也。左右無人盡

說至此節拍案絕叫不必得也何可以制人乎



輕重懸隔

逐獸而火不救藝文類聚作不救火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

謂獵也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

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不及以賞言以賞使人最為妙術救火者

盡賞之字惠云句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原注空也行賞舊刊賞

猶充也言難悉國資賞之不能盡充其人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闕入禁苑增

關之內有困方四十里殺其麋鹿孟子臣聞郊者如殺人之罪魯亦有此制耶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迂評作下未為是

成驪謂齊王曰荀子解蔽篇注引成作戴主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

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

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

驚人之語自有至理

何等神俊

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

不忍人對曰主太仁於薛公禮言優而太不仁於諸田讀

也宥罪太仁薛公薛上脫則大臣無重無重猶太不忍諸田無憚也

諸田上脫於字則父兄犯法宗室亦劬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

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舊刊內此亡國

之本也夫姦人誑人主必以仁柔不斷為主德成

魏惠王惠王武侯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讀言外人

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

安至讀且將也安何也言慈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

慈惠行善也行善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

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

慈惠即上章太仁

失于猛與失于寬其失一也



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劉頂溪曰言太慈足以取亡。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食。孔安國孝經注衣即歛衣衾被也。材木盡於

棺槨。周尸為棺周棺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

蔽。讀言帛帷之屬單中以遮敵望者增管子。材木盡則無一馬其甲七其蔽五注蔽所以捍車馬也。

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

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讀言非以此為名則以此為利也。於是乃下令

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讀喪主也。山云當堂

陳使當兵。夫戮死。增死宜作屍。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

之也。

衛嗣君之時。增衛策無之字。有胥靡。方云揚倏荀子注胥靡刑徒

相繫漢書所謂銀鐺者也。師古云聯繫使相隨而服從之。猶今囚徒以鎖連枷也。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霍注胥靡

壯快

腐刑也。史記賈誼傳徐注胥靡腐刑。愚謂胥靡中亦時有腐刑者矣。是胥靡以腐刑故得入于宮闈也。逃之

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

十金買之。衛策作衛購之百金以金購之者耻其失政廢刑。五反而魏王不予乃

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群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

乎。王曰。策作君曰。非予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大禹謨有過無

大刑故無小。伊訓爾惟德罔小。萬邦惟廣爾惟否德罔大。陸厥宗。法不立而誅不必。原舊注當

誅而不誅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

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

徒獻之。原注不取其地舊注徒獻胥靡不取都金陳深曰。於損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之為也。按當作八事。

傳三。原注凡十三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

巨眼可棋



先說不可使人竊之奪之

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方云。利器者喻刀劍也。君固握之不可

以示人老子三二章。若如臣者若如猶若而謂庸人也。左傳若而人見襄十二年。昭二年當併

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原舊注。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也。莊子。麋鹿食薦。管子。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茂草也。音子見反。又云。牛馬之就山數林澤。食薦者。注。草之美者。

越王問於大夫舊刊。有種。通雅具越春秋。大夫。姓文。名種。字子禽。曰吾欲伐

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

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

者死增。山云。者死。死。倒。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舊刊。作北降。人塗其體被濡衣讀。以泥塗體。以

水濡衣而被之皆趣火者舊刊。作走火。左三千人右三千人讀

如畫

信必字眼

處置太昔

右蓋其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軍制。教訓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退之。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亭障也。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先子云。一去字皆當作遽。

以音誤言攻之多曠日則害於農耕不曠日則不足徵甲兵故下曰一朝而拔之於是乃倚表孝引倚作一車轍於北門之外袁孝政引此。而令之曰。表孝政引

有能徙此於字。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者人莫之

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初還復也。俄又置一石赤菽東

門之外東上脫。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

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大夫二字。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

按字恐誤



一朝字顧上遽字

此亦一策

登者仕之國大夫仕恐任誤爵以大夫國大夫賜之上田

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見呂子慎小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有李子三十三篇李悝相魏

文族富國強兵古今人表李悝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原舊注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

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之以人之善戰射也善巧也按戰字可削

宗崇門巷名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先子曰毀甚倒上宋君以為慈愛

於親舉以為官師方云師長也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

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

於民乎增莊子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矣

越王慮伐吳原舊注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龍讀謂遇蛙

乃為之式軾同朱熹云式車橫木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

為其有氣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道見龍張腹而怒為之式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未有稱吾意者

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

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舊刊勸作殺譽於勇則以頭獻一日越王句踐

見怒龍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龍有氣如此可無為

式也士人聞之曰龍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有勇者乎舊刊

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舊注剄割也故越王將復

吳而試其教軍令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原

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死生大事猶可一言博天下豈有不可以言動之事乎

句法燦爛



按臨戰而下。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助恐脫鼓之二字。

韓昭侯師古曰懿侯子。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方云不仁謂恠

也。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

聞之明主愛一嘖一笑。舊注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嘖有為嘖而

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舊注嘖笑尚不妄為况笑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

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以

弊風也。鱣似蛇蠶似蠋。郭璞曰蠋似蠶大如指。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

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此說林無此一句。忘其所惡

皆為孟賁。舊注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今按此章出說林下大同而小異。

傳四原注凡五事通言應對辭會之善。魏王謂鄭王讀韓王也韓滅鄭而以為都也增秦策注。

皆為孟賁奇絕

言自有理而言語之不可苟論辯之可慎可以悟了

新鄭榮陽是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

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

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

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增案此條與呂氏春秋魏患王

齊宣王宣王威王之子名辟疆。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

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食。宣王死湣王立好

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

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今按言人人而試之其巧拙易分故拙者先亡。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申子韓昭侯相名不害於韓請兵請兵當屬上句十字句。

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舊刊有疑已外市也

處士逃一句使人噴飯



內知外德兩全之策

原舊注。為外請兵。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皆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得同。原注。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增。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

三國之兵至。三國。魏。齊。韓。秦王謂樓緩曰。樓緩。趙人。見穰侯傳。秦昭九年。相秦而免。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增。講。構。通。和也。對曰。夫

割河東。大河之東。非地名。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策。功。作。利。此父兄

之任也。增。策。注。公。族。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策。注。子。池。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何。也。對。曰。六。字。王。

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

城送之。原舊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增。策。有。此。講。之。悔。也。句。不。講。以。下。作。王。不。講。不。講。三。國。入。也。舊。刊。作。三。國。也。入。韓。也。則國必大舉矣。增。燕。秦。傳。索。隱。舉。猶。拔。也。王必大悔。舊。刊。行。王。字。曰。不獻三城也。原。舊。注。王。王。無。若。不。講。之。三。國。而。韓。國。贖。也。

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舊。刊。誤。作。無。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

矣。原。注。斷。定。也。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按。二。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

應侯謂秦王曰。應侯。秦昭王。王得宛。葉。藍。田。陽。夏。原。注。五。邑。名。五。當。作。斷。河。內。因。梁。鄭。所。以。未。王。者。在。一。而。已。此。言。未。至。者。在。一。事。耳。舊。刊。在。上。趙。未。服。也。施。上。黨。也。山。云。施。移。徙。之。義。言。移。民。也。

四。當作。斷。河。內。因。梁。鄭。所。以。未。王。者。在。一。而。已。此。言。未。至。者。在。一。事。耳。舊

刊。在。上。趙。未。服。也。施。上。黨。也。山。云。施。移。徙。之。義。言。移。民。也。

決得妙



以臨東陽。趙地見初見秦則邯鄲口中虱也。舊注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

危如口中王拱而朝天下後者。後至以兵中之。舊注中然

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讀言上黨之所貢足以娛王心也。劇言政務煩多也似為要地矣。

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原舊注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增奈何

問之辭也設為一計王曰必弛易之矣。舊注謂移易其兵以試秦王意所欲也

矣。

首揭縣令也妙

傳五。原注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市者謂行

也。行去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原舊注公大夫亦遣為市。立

有間無以節之。讀言龐敬與大夫同卒遣行卒遣去俱不

測其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按

由也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按

也。

戴驪。增荀子解蔽注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增荀

引有字移乘輻車至李央門者。輻車車之有衣蔽者婦人

在聞下謹為我伺之使人報。荀子注引作使者讚曰不見輻車

見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荀子注引刪語李史受筥

遣伺輻車故實告李史筥本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

之家人之屋間。家人民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不治求

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

舊刊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秦策高誘注曰顧及而問之曰亦

少庶子官名顧及而問之曰亦



文章簡明

反也。一訓。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言車衆塞路也太宰因誠使者少庶無敢告人。折以吾所問於女九字因台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言各守其位不敢為私也

傳六原注凡五事亦言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金谷世

爪誤爪與發風之發通字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

之效致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舊刊脫此字舊注割爪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讀言命騎士往縣巡視也使者報昭侯言所命之人

行人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唐風鄭箋道左道東也昭侯謂使者毋

問答盡情

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國一作固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具狀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二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不敢為非

悚懼字主眼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不務曲杖甚易折得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能舊刊能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又指悚懼字

上皮為縣令其御史增御史疑御史魏策安邑之御史鳳卿曰御史之誤汚穢而有愛妾上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讀佯愛其妾以知御史陰情

亦一術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之。人下脫

傳七

原注。凡六事。皆言用術。

山陽君相衛

山陽舊刊。誤倒。增。魏也。此時衛削弱。屬魏。故謂魏為

衛猶韓稱鄭然。下篇使齊韓約而攻衛。宋石衛將也。聞王皆指魏而言。魏人楚策。魏策皆有此人。注。山陽屬魏。

之疑已也。乃偽謗穆豎以知之。穆豎王之所愛。今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臣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增。蓋使其私人以知

之。原舊注。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山璠云。使走王所。以察其動靜。按。知上加而字看。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何白馬猶云。誰家白馬也。

增。何字屬上句。蓋言詭問復詭言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

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舊注。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讀別所係之。今案。使二人不逢。而無使得通辭倒。

其言以告而知之。顛倒其言。而不以實生口之也。

衛嗣公。上文作衛嗣君。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吏苛難之。吏舊刊。作

難察也。因事關吏以金。關吏乃舍之。世楷本脫之字。嗣公為關吏

謂也。通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荀子王制注引云。衛嗣公

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荀子王制注引云。衛嗣公使過客關市。賂之以金。後

名關吏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廼遣之。關吏大恐。以嗣公為明察。又外儲左上篇末。原本誤衍此二條云。有相與訟

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也。衛嗣公使人為關市。關市何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又舍之。嗣

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但王世貞送劉憲謙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

津吏而抵津吏罪。與此文異。抑別有見歟。

以明察字結



右傳舊刊有  
此二字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九終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十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內儲說下

六微舊刊有第  
三十一字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讀下臣也言二曰利異外借言君臣

異而臣必借外自重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

爭讀言臣下勢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借一批本無此三  
字下皆同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

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之官為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

在老聃之言失魚也失魚失淵之魚也趙世楷本是以人

六微之綱先揭之系以其目與上篇同體微故曰察

此揚權篇所云上失扶寸下得尋常也

壅一字是弊之極



其說是以其患是法

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刷讀鬻賣也。刷一作尉。通俗文曰。其所以理髮謂之刷。讀鬻賣也。患在胥僮之諫厲公陳深曰。事見左傳。與州侯之一言山璠云。宜作一口。而燕人浴矢也註

利異二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而猶云是乃也。

外交之害已見揚榘諸篇

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內除以傳推之當作自重。舉外事以眩主策

禱祝也傳作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劫昭公舊刊劫作攻。公叔

內齊軍而崔黃黃傳作璜或通。召韓兵太宰詒說大夫種太成牛

其說故是法

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規規諫之規。正也。言諷之。宋石

遣衛君書曰主教暴譴

似類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大恐人誤。

是以門人者捐水而夷射誅見左傳。邾子事夷射。齊中大夫鳳卿曰。漢書古今人表注。

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然又曹嚴公亦姑。師古注。即射姑也。似音亦。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

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舊刊。作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

忌傳文作無。極音同。教郟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則傳

誅云被故燒芻廕廕音膾。說文。芻豪之藏也。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

也。

有反四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按尸主。必反察之。反之

反。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

疑似之間讒間易入故君子不居嫌疑間

冤枉之士今古極多難哉士之遇明主

是以故是法

察反之道亦一法人主所宜用心



是以其說是以是法

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被覆也是以昭  
奚恤執敗茅而僖侯譙其次增譙責也次言次當為尚宰者魏策安邑之御史死其次  
得也恐不文公髮繞災而穰侯請立帝

參疑五

亦疑似之難明者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  
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  
周王子職傳文公子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  
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威權匹敵而宋君簡公殺其  
說在狐突之稱二好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言太子雖  
既立以毋  
寵移危則與  
嗣子未生同

廢置六

是以其說是法

甘受敵國廢置  
嗚呼又甚矣八  
姦篇所謂非莫  
有其國也而有  
之者皆非已有  
也  
故是以是法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淫察倒靡漸靡之靡讀言察淫  
靡而成就之山璠云淫音深列  
子淫思七日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敵人廢置吾臣源賴朝奏  
請廢置玉臣關白以下皆  
出其是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  
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周策注集韻宜揚也而于常用內美人而虞  
虢亡佯遺書而長弘死用雞狎傳文作狎而鄒傑盡外臣以計  
除去國賢

以下餘波亦用  
其說故字與上  
段同体裁奇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  
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  
得敵之詐偽皆  
得發見也其說在秦佚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  
襲鄴而嗣公賜令席令縣令傳文席作席○批本  
注又入此一條捨前事亦奇  
蒲阪園曰八經篇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  
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



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如眩。臣愛則起內。若樂與此章語意相類。上序六微。無此章名。何拈序。亦不言及。恐王世貞所謂後人附益者耳。

右經 舊刊。不別提。

勢重與名器同。是人主之至室。

傳一 原注。凡五事。皆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

魚也。按。臣者恐人主者誤。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

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讀以其言君故託之

於魚。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

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喻老篇。嚮作損。用以爲

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喻老。嚮作益。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喻老。此語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舊刊。作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鏹

豐公嬖臣曾魯利新左衛門者

嘗請公曰。臣願祇公之耳。公笑許之。其明象族方朝。新左衛門在公旁。時時立。祇公耳。而邊日夕。歸家則衆疾贈遺盈千室。此是段之意也。

木。刷作尉。批本云。懷刷難解。尉想作刷。釋名。刷者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亦言瑟也。刷髮。令上瑟然也。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增。懷愛也。非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讀。言所資者小也。猶以成富。言君懷左右。刷具。則人以為其人得脫重。况於吏勢乎。君寵而賂之。以金玉。故成富。富下恐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晉僮長魚矯。原注。一諫曰。大臣貴重。

敵主。與主相抗也。爭事外市。樹黨。外交。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

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晉僮長魚矯。又諫曰。

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謂誅其半。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言

怨人得窺君之問隙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不忍盡

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言樂書中行偃。公不聽。

居三日。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增。案。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

冷語刺心。



萬口如一、人主何能辨之

卻至明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尺月僅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晉語長魚矯既殺二郤。請公殺樂書中行偃。不聽。乃奔翟。二月靈公弒。州侯相荆。貴而主斷。楚策注。主斷言其專。荆王疑之。因問

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皆楚寵幸臣也。荀子。楚之州侯。可謂熊心者也。注。楚襄王。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無有言世無知之。圓云。左右皆為州侯。匿曰。無專決之

事也。此策。臣等之罪免矣。以上見內儲上。宣王至襄王間。歷威王懷王。江乞安得引數十年後。襄王之臣。以對宣王哉。韓子分為二章。近是或曰。此策宜在襄王時。鮑吳諸家失考。

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男未有室也。見詩經氓篇。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

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感易也。或感易謂病惑而視聽

平侯狂易。注。病而改易。因浴之以狗矢。無惑。故浴狗矢。八

果是感易

虛妄之甚。古今未有如此之比。

狗與五性之矢。猶忍浴之。則何物不甘受之乎。

妬婦之情可掬。

字。今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有私通於士。舊刊。作私

改。李突至。張榜曰。李突。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

讀謂其奴之妻也。今按。男曰。令公子。指假夫也。裸而解髮。直出

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

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

曰。取五姓之矢。按。姓恐性誤。舊注。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

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方云。蘭湯以蘭草投湯。自潔清禱

湯。今沐芳。王逸注曰。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浴蘭湯。原注。以喻姦臣比周而蒙上。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言。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

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於此數。子將以

買妾。



真是不便

同病相隣同氣相應

荆王原作公非欲官諸公子於四鄰趙本官戴歇曰不可官公

于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于出者重公子出者重或云重

則必為所重之國黨或云重重當削其一則是教于於外

市也不便說林上為魯穆公黎且事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戮合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

制魯孟孟云云至其制二十一字似贅恐衍制政古字通呂氏春秋羊斟曰昨日之事子為制左傳作子為政此條

又見在傳昭光魯二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

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舊刊御下有者字我家臣也

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

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

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逐恐死於乾侯杜預

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也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得齊之功公仲甚重於王公孫恐王之相

公仲也公仲名明史策名侈使齊韓約而攻魏舊本公叔字伯嬰後為韓

相韓也或云因內齊軍於鄭鄭恐郊誤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

國之約

翟璜古今人表作翟黃叙上下魏王之臣也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

魏因請為魏王構之和也構當作講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

不可昔天以越予吳舊刊予作與下同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

禍也以吳予越再捧受之不可許也先子云夫差亦天禍也六字可削太

宰嚭吳姦臣遺大夫種書種之用切通雅文種字子禽吳越春秋呂覽注云文種字禽楚鄞人

亦有是言

天與不取却受其禍



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

患越乎

言存吳而為越外患則謀臣長用也越世家范蠡自齊與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韓信亦云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

殺之世家伍子胥傳皆云越王誅太宰嚭

越與吳同命

先子云吳恐吾誤言必殺夫差矣越與吾同天命則越之患即

吾之患也

大成牛

舊刊作大臣牛非據經改之韓策作大成牛趙世家成侯種三年大戊午為相徐注戊一作成希姓

錄大戊午戰國策諫趙武靈王獵者其後有大祚榮按古今人表作大戊午中巾

從趙謂申不害

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

有兩趙

戰國策曰下有子字兩趙下有也字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

故鮮虞國姬姓左傳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大史公自序司馬

妙算  
有兩韓有兩趙  
真個至理

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即指此

而善於趙常

嘗通舊刊作嘗

以中山之謀微告趙

王微容也國策鮑注不顯也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

諷一作風今之攻魏

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舊刊連上章而不別提

宋石魏將也

舊刊魏作衛

衛君

名氏未詳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

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一軍相當

軍一作君非兩旗相望唯毋一

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

舊刊脫也

善者相避也

井子章云善我言也今按相善者以相避為上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

豈張譴耶又暴姓也秦有暴為

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

舊刊脫請字待山云當作持是荀子鮑叔隰明能持

管仲注

臣長用魏子常用韓

舊刊常作長

以避為上策

此亦與兩韓兩  
趙計同



讒者之商人皆此類

傳三原注有闕文。物云。下。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

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則跪危。注。則者步行危。案說死

正諫。正閨則跪諫。齊景公。井子章云。跪其名也。皆非。慎子

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鯨。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注

跪足也。韓子以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

明足為則跪。增。恐曰。叱殺次。秦策。文信侯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

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

者之狀便也。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

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

之劉子局二遇不遇篇。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注。邾君邾

國之君。與射姑飲酒。射姑醉而起。邾君守門。人心生惡

害。知邾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邾君出見門曰。此地

何濕。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邾君性急欲取器仗殺射姑。顛

落火坑。墜火而死。射姑免死也。山云。左傳定二年。邾莊公

夷射姑事同。按。班固古今人表。作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

魏王臣一人不善濟陽君魏人。蘇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

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

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一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

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蓋並中山人。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

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增。楚策。吳注。周紫楚辭說云。鄭國

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為猶若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

巨眼巨眼遂枉  
誅二人世之以  
才明自任者多  
在此範圍之中  
而以巨眼自許  
為之下者不亦  
難乎

此術之尤巧者  
可懼可憎



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恐脫者字因掬刀

也掬引而劓美人一日此條宜與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楚策參閱

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

好擇其所欲為之策作所喜而為之王曰國策有婦人所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

句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策有之字

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妬也因

謂新人曰王甚悅愛于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

長幸之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

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言非我所知也先子云已字恐衍

王強問之對曰頃常言惡聞王臭策注王蓋有臭疾今按蓋胡臭也王

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

掩鼻之姦計使後人為之掩鼻

掬刀而劓美人

原注此一段至誅長弘二十八條世本俱脫失今從宋本校補

費無極

極音忌

荆令尹之近者也

謂近習之臣也

郢宛新事令尹郢宛

左傳云字子惡焦氏筆乘晉郢缺郢古郢字漢有郢正晉有郢趙郢鑿圓云郢合作郢郢缺郢宛與郢姓別趙策郢疵吳注勅黎反孫本作郢說宛締疵姚注元和姓纂郢已姓青陽氏之後是郢郢締可混而郢則別也新事云者非必臣之左傳長弘事劉文公是也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

甚何不一為酒其家

齊策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色豹勃後漢書袁潭傳注為猶置也令

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郢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

而好兵子必敬謹

山云一無敬字

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

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

讀殆語辭按殆恐姑誤左傳曰

將為子不利

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郢

宛遂殺之

事見左傳昭二十七年呂子慎行

策似迂而却中奇哉

不耐多讀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公孫衍也鮑云犀首官名若今虎牙

將因使人微殺張壽讀微密也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此云

者非必殺之衍去魏後相秦按上章云因微令人殺張壽此其變法

中山有賤八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

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

因微令夜燒芻廐經文廐作廐趙世家孝成王十二年邯鄲廐燒徐注廐之名音臚索隱藏芻藁

處之主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

之以德於濟陽君增德恩也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

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宦名者字

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者字疑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

世之不為濟陽君者鮮矣

王之不明可笑可笑

山馬梨山名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魏曰齊使老儒

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

濟陽君抵罪於齊矣推文例濟陽一字衍君指濟陽君抵至也當也見高紀應劭注此言持魏

國陰事反告於齊使濟陽君至罪也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

而刺之得恐待誤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下

攻魏三字衍陳需因請為魏王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通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句覆考治守廩之吏

也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按倉廩以茅葺其屋而不知其人

也荀子注窮窘也地藏曰窘窮說文引此云音義未詳吳仁臣曰字疑有誤孫鑛本作窳

曰字轉換

果字斡旋

世之作此策者比比皆然受其欺者亦比比皆然可嘆可嘆



果字與上章同法

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屠燒則其茅多賣。欲茅之售故燒之也。

昭僖侯之時。僖字衍。古今人表注。昭侯。懿侯之子。鳳卿曰。昭僖侯。韓君。申不害。所事之君。淮南子。作昭

懿侯。或單稱昭侯。下文作僖侯。師古曰。釐讀曰僖。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

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若汝也。

欲陷人代之者。多用此策。

宰人頓首服死罪曰。人頓間脫。之次二字。竊欲去尚宰人也。尚宰。尚

文尚浴亦然。尚掌古字通。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

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

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之時。

一本。文上。有晉字。宰臣上炙。宰臣當作宰人。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

曰。女欲寡人之哽耶。方云。哽。咽塞也。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

滑稽之流並可愛可喜。

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礪當作礪。切。

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

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奉。兩手承也。炭火盡赤紅而炙

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微密也。

有字。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

倒。鰻客。穆天子傳。鰻。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少庶子進炙而髮

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毋有反令。言勿再請。受復令。炮人呼天曰。窮

呼。嗟乎。臣有二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

曰。臣刀之利風靡。如風靡草。言迎死。倒。不硬也。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

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炙熟則色必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

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重睫。睨視也。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



之二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翳蔽也。殺臣不亦發

乎。發。早同。淵鑑類函。翳憎。單作諸發。作枉。又多異。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

為東帝而不能成也。而不能成也。五字似衍。史表。秦昭十

比皆稱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也。而欲以其子奚齊

代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猶言纒也。原作惠

于新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

因用毒藥賊君殺之。西周策。鮑注。殺

衛州吁重於衛。於衛。字衍。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

遂及君亦甚矣。  
妾讒適妻陷世  
子其類極多

亦以果子為轉  
換

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見魯隱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

叛分為兩國。增。難。二。作。公。子。宰。未。知。孰。是。說。疑。云。周。威。王

失載也。又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故云太子耶。左

傳。王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說

顯亦相類。山。潘。云。周。記。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索

隱。世。本。名。揭。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

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

周惠公名班。豈此事耶。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置立商臣作

亂遂攻殺成王。事在文。一曰。楚成王。山云。一本商臣為太

子。既欲置公子職。既下有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

姦賊之可懼如  
此矣

崇曰。為謂通。左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杜預注。成王

而勿敬也。太子聽之也。聽從江芋曰。呼。杜注。發聲。役夫。罵辭。猶後



賊。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

之乎。問能事。職否。曰：不能能行乎。行去也。左傳及舊刊作能為之。諸侯乎。按為衍之。適也。

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左傳曰：大事謂弑君。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

甲。增宿衛太子之營者。左傳作官里。或曰：營當作衛。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

死。杜注：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不許遂自殺。舊刊有之字。恐也。字誤。

韓傀相韓哀侯。增：說林上。韓策作韓傀。吳注：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韓非子作

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傀於朝。韓傀走君而抱之。讀趨。君所而抱持之。

也。遂刺韓傀而兼哀侯。戰國策注：兼猶言及也。舊本侯下有亡字。非。國策作兼中哀侯。左右

大亂。此脫中字。趙注。侯下一有亡字。非。

田恒相齊。恒常也。見左氏常之字曰恒。避漢帝諱也。常山謂恒山之類。闕止。字子重。於

簡公。一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

殺簡公而奪之政。一作位。非是。二柄闕止作宰。予。詳載左傳哀六年及十四年。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

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見九音語。曰：國君好內。讀內。女色。則太子危。好外。多嬖人也。則相室

危。相室見孤憤。

鄭君問鄭貽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

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

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

生也。不定與未生同。

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遊遊說也。令之間紂。舊刊間作諫。

亦至理之語。

及哀侯殘刺甚矣。

請食熊蹯計踈甚。

因字有力。遂字與下節同一法。



而亂其心增此條亦以陰謀誣文王太公之類

荆王使人之秦此乃由余之事所傳異耳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

宋殺檀道濟亦此覆轍

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群臣舊刊有諫字

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願當作患以聲誤王

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深知猶深結也荆以為外用也謂有賄字缺落

敵國之用也則必誅之此條與秦穆患由余事同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史記作鉏謂左傳作彌謂

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吹毛言易去也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

位遺哀公女樂哀公宜作定公他書皆作定公說見十過以驕榮其意山璠曰榮

之也孔子家語作榮眾荀子宥坐作營哀公必樂之舊刊必作

陳平行間而范增死人主何自甘先朽使蠶生焉乎

新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

且以女樂六六伯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

去而之楚見左傳定公十年史仲尼世家家語子路初見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山

楚宣王策有于象注楚人疑于于字或有一誤按楚策范環史范蠅人異而言同對曰不可也王

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史記作下蔡之監

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增不以家為事也以苛刻聞天

下策刻作廉茂事之順焉順言不失其意惠王之明國策有武張

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遷于官者十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策

文勢似繁冗此古文

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塞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注鉅詎通意謂甘茂賢必不肯亂也以間甘茂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



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使邵滑之越國策作用邵滑

名之於越而用之也讀邵滑過秦論注引作名滑史注名音邵滑音依字五年而能亡越所以

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亡念通不亦

太亟乎舊刊亟下有亡字言其忘甚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于象對曰不

如相共立史記共立作向壽國策作公孫郝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

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杜若香草尚書郎含雞舌香之類

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按且疑是誤舊注共立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

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遂字有力

增柏舉之敗鬻瓦奔鄭

晉獻公欲伐虞虢原本刪虢字今從乃遺之屈產之乘

棘之壁女樂六六一一本作二八以榮其意榮榮惑之意而亂其政夫晉

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叔向之讒方云讒疑殘誤為長弘書一本移長弘

下謂叔向說死權謀數見長弘於周因伴遺書曰長弘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

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遺也棄其書周君之

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為賣周也乃誅長弘舊本弘下有而殺之三字

左傳哀公二年晉人讓周與范氏周人殺長弘以說于晉與此異孫鑠曰長弘之死明矣又戲為此說以誤後世詳荆

王至此二十八條按趙本增入

鄭桓公將欲襲郟一作先問郟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

士盡與其名姓舊刊作姓名無其字與當作舉載也或曰盡與字倒當作其書說死權謀作書其姓

百般一轍



名。擇郟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猶偽設壇

場郭門之外為設疑當易地而埋之變之以雞猴孫本作猴。經文作猴。山曰平原

君傳。毛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盟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以下用雞。山云。宋伊

戾。譏太子。座事相類。若盟狀。郟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

襲郟遂取之

傳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

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

言之魏王舊刊不疊魏王二字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輒當作輒以字形訛無備故被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言使人陰窺其舉動也縣令有發薦

結句法

可悲可痛為之良臣者其情何如

發起臥薦言病起也蒲坂圓引墨子城上且發席薦令相

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恐非此發薦之義

山璠曰王世貞送劉憲謙序夫邑令不具藉籍韋勞而席

弊甚嗣公上文作嗣君御覽并作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

薦而席弊甚御覽薦作褥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迂評君伺

察以得臣

舊刊有右傳二字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終







135  
10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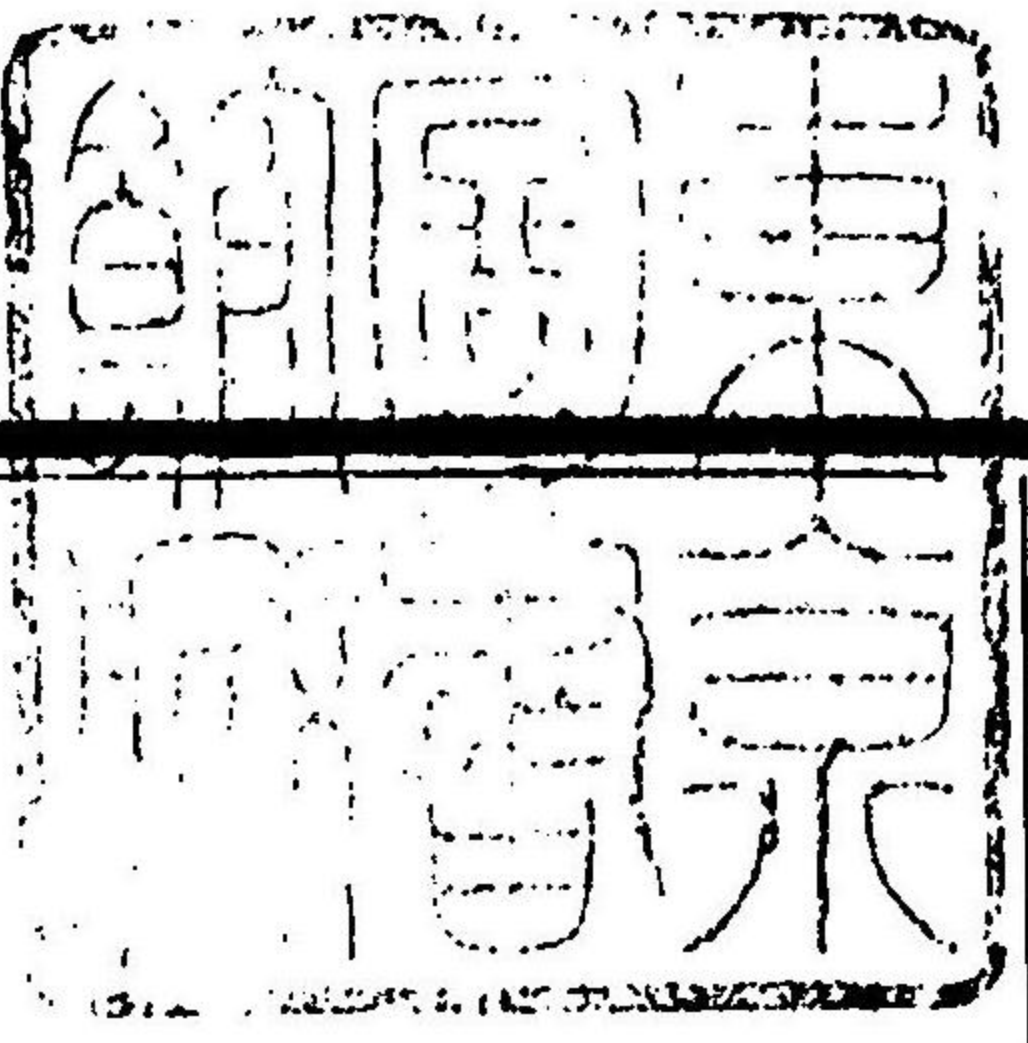
|       |   |   |   |     |
|-------|---|---|---|-----|
| 館書圖京東 |   |   |   | 和書門 |
| 一〇    | 七 | 六 | 三 |     |
| 冊     | 號 | 架 | 函 | 子類  |

# 評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六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一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外儲說左上

舊刊有第三十二字。史記索隱云。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

曰外原注。凡六節。竝連類。比物。藥括成文。其詳在後。

一趙本無圈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有術以御下。無為而治。明主

之聽言也。明宜作暗。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高遠離世俗。故群臣

士民之道。言者迂弘。道稱也。弘廣不中用。其行身也。離世。不近世用。故無用。增

問辯論。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墨子其於仁義則大其遠。

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誣癸築武宮。癸。誣者名。

夫藥酒。讀藥也。古多浸藥以酒。用言。有用之。言也。明君。一作在。聖主之以

所獨知也。

陳深曰。一句為一義。如織珠細玉串成八寶。孫鑛曰。精神同內儲。而更增波折。此章三節。故其說是法。

獨知字勿輕輕看過。



更增波折章法  
三皆如字又三  
非字間三皆字  
的關二字無限  
功用

舍質驗而求功  
廢古典而圖治  
鮮矣哉善得其  
宜

而屋壞而弓折  
句法頓折  
亦三節

二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  
說誕計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曲義下則射者皆如羿也讀關

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言而長說者長說謂以久

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言其所

入纖碎細微者非急務也荀子云君子行不言其所

皆畫策也讀李聃惠施宋鈞墨翟皆纖察微難之論有迂

深閔大言說之遠非用也非上恐故畏震瞻車狀讀言以

眩之心妄見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言說之違

而字當移非上故務下鮑介墨翟務光下隨鮑焦介子皆

堅瓠也無用且虞慶誦也誦使疆屈而屋壞范且窮

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讀言求其情實

文而別有  
實用也

三 夫挾相為則責望挾孟子挾貴而問自為則事行其事

為並故父子或怨謀傳謀作誚或取庸作者中山策吳注

為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此言欲得庸作之功者也讀為取直也非進美善說在文公之

先宣言揚言也原注文公欲伐與勾踐之稱如皇也原注

臺名也越伐吳曰吳築如皇疲民力我為民伐之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

瘳實而吮傷讀創瘳則有實用吳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

銘言多溢美鐘皆潘吾之跡潘吾山名張榜曰潘當作潘

山有蒲吾縣正義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則作潘亦通黃氏日抄引作播華山之博也然先王

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原注晉目辭說也讀

繁辭說者作此題目也增目請許使學者而行宛曼於先

章法更圓

一句精神  
上段一節下段  
一節



王山云。學者皆引先王以飾蔓延之說也。宛曼言專脩先王之道也。或者不宜今乎韓子請唯許世學者使行其蔓延無用之說於先王之世也。是或不宜於今世者也。如是不能更也論

他如是而猶不能變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戈也。原注更則鄭縣人類也。

有佐戈者鳥至以禿摩之鳥驚卜于妻為弊袴也。而其少而不射之注。不射間恐脫能字。

者也即傳侍長者飲事而語意過簡短。先王之言有其所且傳買鼈事不見于經。或有缺文。

為小而世意之大者言後世以為大者。言後世以為小者。言後世以為大者。言後世以為小者。

小者大者句。小者句。言先王之細事而後世以為大事者。有之先王之大事而後世以為小事者有之。雖然其實遼遠之世未可必知也。世遠人亡。今說在宋人之解書不可得知也。

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

國事也。而謀先王言以先王之故。皆歸取度者也。言不察却求之於遠惑甚矣。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

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

勸名而不畜之於君讀言士雖勸名而君不能蓄其利于已也。之恐利誤。故中章膏

已二人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

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原注禮叔向也。鳳卿曰壞坐安坐箕踞之類。讀言倦坐而起也。晉

國之辭仕託慕者言託詞景仰其人。也。舊刊託作托。國之鍾猶言國之半

衡而立。錘與物相稱。故為半義。此三士者原注中章昏已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

也襲因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中適也。中庸之中。如順二也。言奉法一作知令。

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言不奉法。二君

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四字似行。且居學之士增學士不仕者。國無事不

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畊戰之功舊刊作耕下同。按修恐衍文。

禮字威字下得妙

事怪而語富典他章自別利字名字法字纏紆成文

平澤章非子



溺其所好以失其節忘其要者往往蹈此覆轍

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原注周曲也言號令徧行也周恐調誤調戲之謂也國安則尊

顯危則為屈公之威增屈公鄭之鄙人失其名故稱公晉語注威畏也威畏通陳澹禮記集說

謂威古文作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讀奚得不獲利也故明王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節南山本刺幽王之不自為政也政者制也人主

之所獨也夫尊卑異美惡貴賤殊勞佚上下之分也今傳

說之以無衣紫讀傳官名說言說也即齊桓好衣紫子產之一本非以鄭簡

舊標一本鄭簡下宋襄責之以尊厚畊戰尊厚畊戰之士也夫不

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泣下誠恐且為下走原注齊景公睡臥

原注魏與夫揜弊微服讀無傳恐缺孔丘不知故稱猶孟原注

孟也民猶水也孟鄒君不知故先自戮辱也原注鄒君好長纓左右皆長纓

明分責誠則刑名主吉

信也者聖人所重此語豈可不奉奉服膺乎

鄒君患之自斷其纓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賦獵功多者是自戮也舊刊作戮受多功少者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

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

食須待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

在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舊刊有尊字標注當作楚原注楚厲王約百姓

有警即擊鼓王醉而擊之百姓大驚後有警擊鼓不至讀

和陣名軍門曰和周禮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今

之壘門也立兩旌以為文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注文恐門誤以音轉

傳一原注凡五事皆言學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

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

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君魯君也賤君恐我誤賤宓

何故二字呼應

身自執事與任人而化是聖人與衆人之別而



不器與器之所  
以相別也揚權  
篇所說亦得聖  
人之旨者

以故字轉  
為吏者座右銘

子字也不可自稱字。增。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樂記云。舜  
作五絃之琴。高誘曰。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加文武二絃。  
為七絃也。宜有之琴二字。家語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玄云。長養之  
風。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  
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言形色不

衰莊子。綽。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家語  
約如處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苑。并載。宓子  
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與此不同。

楚王謂田鳩曰。漢藝文志。載田俛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  
韓子鳩。俛音通。增。道應訓。墨者有田鳩者。  
欲見秦惠王。周年不得見。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墨子者。顯學也。讀言學術。顯于世者。其身

體則可。體行也。其言多而不辨何也。井子章云。一衍曰昔秦  
伯嫁其女於晉。公令子令晉為之飾裝。讀令晉從衣文之媵

七十人至晉。升菴外集。作文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

二此可謂云云  
可以整取飾  
作偶筆覺濃

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飾外楚人有賣其珠於鄭

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讀櫝薰桂椒也。今按。造櫝用桂椒之材。取其薰也。薰桂

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  
辭之言也。道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有當墨子之說。傳先

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宜告人。先王一作先正若辯其辭。則恐人

懷其文。忘其直。山云。恐真實。按直。忍以文害用也。此與楚  
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多下脫而字。原注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蜚。飛弟子曰。先生之

入主意

後世說士多是  
善賣櫝者

收筆



巧至。句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舊刊

字。輓。輓。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

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

之曰：墨子太巧。巧為輓。拙為鳥。曰：大巧若拙。今墨子以為

易。為之輓為巧。以為難。為之為。為拙。是與老子之言相

同。增。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

輸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鸛也。不如翟

之為車。輓須臾。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

利於人。謂之巧。不巧利於人。謂之拙。列子云：墨翟之飛為

注。墨子作木為飛。三日不集。長笛賦注。論衡曰：魯班。玄木

為為。飛三日不止。案。墨子削竹以為鸛。鸛三日不行。韓子

曰：為木為三年成。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

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按。其人在七子弟子後。圓謂。

公輸與孔子相及。墨子與之談論。則其去孔子不遠。

**宋君與齊仇也。**原注。蓋。築武宮。謳。癸。倡。

與齊戰而有功。為其仇之尸。故築武宮以示。行者止。觀而

子孫。讀。癸。人名。善謳。故云。謳。癸。如。匠。石。類。

一。摘。一。縱。章。法。

可玩。

觀。築者不倦。王聞名而賜之。對曰：臣師射替之謳。射替。又

賢於癸。王召射替使之謳。行者不止。原注。勸力之。築者知

倦。知猶。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非子

如當移。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替八板。原注。功

人世事業只在  
此兩三句中

亦以拙妙八板  
功多二寸入堅

二知其字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

言虛詞無實用。母猴者。沐獼母通用。呂氏春秋。獲似母猴。母猴似人。漢書

音。茂。說文。作。姆。字。林。音。母。汲。冢。紀。年。作。姆。野。可。証。必。三



不計其本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而人主常見末不見其本悲哉

月齊然後能觀之言方始可見也燕王因以二乘養之管子方

乘之地一乘四馬也二乘五乘皆言乘地計俸祿也右御治工言王曰治工蓋治人名右御言右

屬官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燕宴也按之齋一字可削今知王不

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刺削者山審

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注今之書刀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

無以為之削讀極細雖欲作之而無其刀也削刀也此不然物也原注不然之物謂無

益于用也增言必無之物也注非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

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謀事無法制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無實一曰魏都賦注造沐猴於棘端注山堂好微巧細之

巧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刺像母猴舊刊有作曰

燕王說之養之文選注無之字以五乘之奉同王曰吾試觀客

為棘刺之為母猴文選注試作請引客曰人主欲觀之選注作衛

棘刺之必半歲不入宮房也不飲酒食肉兩齋日出視之晏

陰之間晏陰月令定晏陰之所成列子孔周來丹與齊七

亦聞字意列子上文云將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比

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焉莫識其狀即此云晏陰之

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選注無也字燕王因養衛人選注

不能觀其母猴選注無其字鄭有臺下之治者選注作謂燕

王曰臣為削者也選注無燕字舊刊脫諸微物選注必以

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選注無而字今棘刺之端不容削舊刊有

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端以削舊刊作客為

削注作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吾欲觀見之見

有味有態

聽其言而察其行則仕臣不逃者殆希矣



結尾絕妙

字。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選注。脫之舍。二字。原注。棘刺。刺削。喻學者辨雖微妙無實。

用也。選注。又有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兒說宋人善辨者也。增。人間訓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注。宋大夫也。翼云。兒說宋元王時人。

見呂氏春。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辨者。持執也。守其。秋君守篇。說而不變也。

鳳卿曰。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亦

見列子注。荀卿傳。索隱。稷齊之。城門齊之學士集其下也。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

賦。漢帝紀。顧山錢之。顧時關門征乘馬之賦。錢故關吏譏其乘馬過關。即收其賦。稅不聽說之論。辨也。井子章云。

言雖操白馬非馬之說。不得不出馬賦也。故藉之虛辭。藉藉口之藉。則能勝一

國。指稷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謂關吏原注。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齊稷下之

辨者。屈焉。及乘白馬而過關。則馬黑白是非明矣。言虛詞易勝。考實難欺。增。疑舉異本也。楊升菴外集。引作白馬非

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藉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案形。不能謾一人。且

故字一轉。不用多語。

覆說而意乃暢

抄文同。此所見本異。夫新砥礪殺矢。山璠云。夏官司弓矢。而與今本互有得失。

記。冷氏為殺矢。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穀弩而射。雖冥而

妄發。穀引也。真。冥通。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讀

去聲。不能再中也。列子。鏑矢復沓。方矢復寓。毛詩。四矢反。今注。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

復。復如字。呂子。不能謂善射。能一。無常儀的也。儀望。處方。亦有此論。設五

寸之的。引十步之遠。說山訓。矢之於十步。貫甲引。射字誤。山氏謂十步。誤恐非。非弄

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

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折逢字。舊刊。有逢字。巧舊本作功。非。無常儀的。則

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

而待之。待。舊刊。作持。非。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

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說悅。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長欺長養亦一  
長嘆息

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長常也。養祿也。世楷本注。喻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為恐以誤。或云衍文。王使人學之所使

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誅責也。讓也。王不知客欺已而

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愚

也。焦竑曰。不然無理也。物事也。察明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

身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列子說符亦云。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姑

論年也。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舊刊作訣。

以後息者為勝耳。言久生者。御覽其作有。下有一。客有

為周君畫策者。傍注。筋也。則與挾同。舊刊作策。策策同。著也。三年

而成。君觀之。與髹策者同狀。者同之者。衍。原注。髹赤黑色。言不明也。世楷本同。按史記

世之以後息勝者。消滔哉。而不自知。可悲可憫。

明理之語

至切果在平易。至論果在中庸。

難易字是眼。

正義引師古曰。以漆漆物曰髹。徐廣曰。髹音休。漆也。原注非。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

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

為之為臺。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牖。日始出。謂兩齊日出也。下文虞卿條可証。望見其狀。盡

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陳深曰。蓋可照視。而不可陳。現如今皮燈。而周

君大說此。舊刊無此字。畫策之功。非不微難也。功。恐巧誤。讀言。纖微。其難描也。

然其用與素髹策同。世楷本注。言終飯無用。素平常也。方云。禮檀弓云。有哀素之心。述。凡物無

飾曰。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

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日暮罄於前。讀罄。盡也。言能盡觀

其形。不可類之。山云。不必改為類。增。類當作類。古作類。因訛耳。韻會。類。莫角反。描。畫人物類。其狀曰

貌。莊子。人貌而天。圓曰類。似也。汜論訓。今夫圖工好畫。鬼

魅而增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案



此節亦常談而已  
人人自省則  
必有自會而已

亦莊周瓠落之  
說

經云。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則荀子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溟蜀梁。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況論訓。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見寢石。以為虎也。說山訓。以束薪為鬼。揭而走之類。其意始合。而傳載畫鬼魅事。頗為不當。然二都賦。序注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乃知古本。故難鬼神無形者。不整於前。故

易之也。易之之可削。

齊有居士田仲者。居士有道藝者之稱。已見禮記。增田仲。陳仲子也。見孟子。又荀子作田仲。注齊

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宋人屈穀見之。七命。鑽屈穀之瓠。注

謂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

選注。單作穀。有巨瓠。一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選注。引作

生。增。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選注。仲上。今厚

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

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選注。作堅如石。不可剖

受水漿。吾無用。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以欲。恐倒。今田仲不恃仰

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云。屈穀曰。然

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

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趙注。堅瓠喻務光。下隨鮑焦。墨翟。程

之類。此條與惠施所稱魏王大瓠相類。

虞慶。虞慶。趙人。慶卿古通。通鑑前編。卿雲興條。可為屋。謂

匠人曰。屋太尊。舊刊作大尊。崇同。高也。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

椽生。管子。棟生橈。不勝任。則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撓椽

任重塗。此宜界。虞慶曰。不然。諸本無虞卿。更日久。則塗乾

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

頌語

天下之不教玉  
人彫琢玉教大  
匠治材者亦少  
矣。噫。可嘆之甚  
也。



後果為之而屋壞依慶言而一曰讀凡謂一曰者舉異本也前後做此鳳卿曰九書

一曰記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

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

則輕今誠得乾誠恐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

成有間屋果壞連下文

范且增且雖通國策說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山云盡不

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二旬而蹈弦也滿阪圓曰角

謂放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恐上下范且

曰不然增亦疑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讀當作而犯機是

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

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反上有人主說而不禁此

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彊之功而艷物本作豔乎辯說文麗

之聲名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言人主信用乎

誣服有術之士似范且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

匠之構屋張弓也以喻不知然而士即有術之士應人主

字士當作工窮乎范且虞慶者十字句舊刊范且以下別

章為一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益而窮也十六字

讀兩其字傲之字看六微篇燕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

易之言常理之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

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敗恐壞誤舊而以知術

之人為工匠也讀言賤知術之人也山云合有工匠字字

事功議論果別世人何以口舌治天下乎

三字句二有有味色

始字盡字

事功議論果別世人何以口舌治天下乎

虛實有用無用之際此明主所用心也已

陳深曰愈多愈繁愈重復愈有味愈不厭妙在出折



笑貴敗折喜亂  
危之主而自蹈  
之何不思之甚

善喻

事不奇以轉意  
妙

不得施其技巧不得施其技巧此上恐有故屋壞弓折知

治之人有術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戢戢切然

至日晚必歸饑者物云饑餉同言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

可食也据下文例可食夫稱上古之傳頌辨而不惑上古

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

治疆者秦也詐力然而秦疆而未帝者治未畢也言治術

盡也一本刪秦強二字

傳三原注凡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忽子長而怨子

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

反覆說去使人

不覺頭底至此

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盡於為已也猶言為夫賣庸而

播耕者賣恐買五蠹有買庸庸備同賣庸當作買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

易錢者家謂家產也讀言務美備者之食而不顧損賢也

錢曰布見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耨

熟耘也者下脫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當作而正畦

陌疇時者百畝為畦陌畦畦中有封也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

且美錢布且易云也布字衍讀云語辭備此其養功力主

厚養備人也其下脫有父子之澤矣喻而心調於用者而心調之

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

越人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原注父子喻相為則相

趙本  
注同

評釋

卷之十一

十一

在用心何如  
陳深曰三喻貼  
人情切事理此  
人全不迂濶



短

短

長

以名蔽實者皆此類而古人或誇吾獨爲善亦有一理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

中均也財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增伐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臺增疑姑蘇字畫

夫差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掘深

池罷苦百姓罷疲煎靡財貨靡糜通已以盡民力余來爲

民誅之舊刊脫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左傳注賈逵桓

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嫁

他國方云桓公出之未絕也故欲復桓公大怒將伐蔡仲

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

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

不貢於天子三年矣規猶計也孔叢子素規去就月利携

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

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

爲天子誅之名舊刊無而有報讐豆之實原注上二事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

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

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

以泣丹云立字疑衍下今字衍增悼感恩死敵故泣注迂

傳說死復恩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山名也詩大雅曰以爾鉤

援傳曰鉤援梯也所以鉤

名實重句先虛後實固有態

一句截住



以於此字結

引上刻踈人跡其上踈人巨廣二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

父常遊於此趙策吳注武靈王游於大陵夢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

華山博臺作記者何不引此增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

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故法

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米以瓊為之瓊

方寸三分長十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

二人互擲米行碁碁到處即擊之名為曉碁即入水中食

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被家獲六籌則為大勝也字

云李于鱗太華山記東南行三里望衛叔卿之博臺在別

嶺為埒不盡崖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匡南北縹纒纒也欲

度者先握縹自懸崖中乃踞崖自汰令就縹不得縹還距

崖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縹也長八尺碁長八寸而勒之

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也

曰昭王鳳卿曰昭王追稱耳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河黃河文選鮑昭東遵豆捐之

亦愛憎之至變

亦愛憎之至變

亦愛憎之至變

亦愛憎之至變

亦愛憎之至變

亦愛憎之至變



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甚多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治要。有乎字。按晉語。臣猶知之。

而况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振。振。振袖也。廖文。英云。

振頓奮之也。舊刊作振。揭裳也。增。擗。人間訓。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擗裳而越也。趙本作擗。鄭風。寒裳涉漆。擗。內則。不涉。不擗。注。揭衣也。居衛反字。又作擗。說苑。猶保而擗。高。擗者。又作擗。呂氏春秋。子胥兩祛高擗。邶風。毛傳。揭。塞衣。而置之也。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

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增。說山訓。

文。公棄荏苳。後。黜黑。咎犯辭歸。又謂此也。高誘注。誤。林希元曰。此章與左氏少異。

鄭縣人。讀。鄙人也。增。依經。宜在衛人佐弋下。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

袴如何。御覽。无上其字。汪評。卜子作乙子。夫曰。象吾故袴。象。儀也。妻子因毀

新。今如故袴。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魏晉以來。謂妻為

妻子。有所本也。今當作袴。御覽作鄭人卜子。使妻為袴。曰。寫吾故袴。妻因毀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種。品也。方云。軛。轅端橫本。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原本作服。今從舊刊。得。一問人曰。

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

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愚而不信人言。

衛人有佐弋者。增。秦紀。誅佐弋。竭。百官表。少府有。鳥至。因

先以其菴麾之。增。字音寬。因考滑稽傳。秦鞞。索隱。秦鞞。字又作卷。李陵書。張空卷。李奇云。弓也。字林音卷。又原道

訓。短卷。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捲卷。以便刺舟。注。卷。卷臂也。井子章曰。菴。繳布也。菴。字典於袁切。音篤。揚子方言。菴。鳥

菴。謂之幘。郭注。即吧。幘也。菴。物氏存疑。丹云。字音寬。驚而不射也。御覽作不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讀。言其

渴也。增。此條不經見。與淳于髡亡鵲事類。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御覽作卜子

道。使人噴飯。

遂與之鬪。寫得。初態無餘蘊。

平澤傳。卷之十一。

平澤傳。卷之十一。



愚如畫

云此一條經不載因按上鄭縣人卜子之條宜置于此則與經序次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魯人有自喜者

增史記景帝曰魏其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

唾之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注不敢先

長者盡爵曰醕今按言見長者不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

効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舊刊無則字餘舊刊

字斟酒餘當作而欲盡之時亦欲盡之也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之治謂解說之也周禮注猶

簡習也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

皆曰治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

子曰治詩書禮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

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增莊子北宮奢曰既雕

以上三節至吉在末句以為章法

二固然字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列子云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增云書

曰宜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讀動作輒說所學也梁人一

別提故云舉事於文也按事於間恐脫走字曰難之顧失其實

爾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或曰難之恐雕琢之欠文

曰難之句之字意輕顧反也舊刊別提梁人以下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

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原注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

舊刊不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

類舊刊無舉字增為衍字舉左傳注皆也

鄭人有且置履者置當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

拘儒曲學者頂門一針



云此一條經不載因按上鄭縣人卜子之條宜置于此則與經序次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

增史記景帝曰魏其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

唾之。增曲禮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并受於尊所長者辭

長者盡爵曰醕。今按言見長者不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

効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舊刊無則字餘舊刊

字斟酒餘當作而欲盡之時亦欲盡之也。舊刊無則字餘舊刊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學者也。治漢書治易治春秋

簡習也。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

皆曰治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

子曰治詩書禮。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

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增莊子北宮奢曰既雕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列子云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增云書

曰宜。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讀動作。輒說所學也。梁人一

別提。故云。舉事於文也。按事於間恐脫走字。曰難之顧失其實

爾。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讀自言故難之者是學也。

曰難之句之字意輕顧及也。舊刊別提梁人以下。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

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原注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曰王王大說

舊刊不。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

類。舊刊無舉字增為衍。鄭人有且置履者。置當。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

痴態如画

以上三節至旨  
在末句以為章  
法

二固然字

拘儒曲學者頂  
門一針



亦一理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及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是所學

陳深曰愚而好信御覽鄭有人身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及飯取之頃返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另條且作欲已得作已見

傳四原注凡五事王登增王登呂子知度作任度為中牟今上言於襄主舊

作王下同呂子作上計於趙襄子是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其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讀言汝須借來謁見于我也王上脫襄字

王當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相室家老也重

列重爵也增國語注列位次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言違群臣之意呂子意作故臣

宜作國呂子作非晉國之故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耳聞目視也襄主曰我取

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呂子高注言耳登之名曰登之

近世往往見此人

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乎哉是耳目人終無已也言一擇其人使之進賢則不用躬親聞見

各舉其所知舊刊終作絕非諸本呂子並作終王登一日而見一中大夫予之田

宅讀一日之間謂一人於君皆為中大夫也增案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王中牟之人棄

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讀八字句言叔向待座平公而請事也公腓痛足痺轉

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

而不敢壞坐山璠云晉語悼公名叔向使傅太子彪注彪平公晉國之辭任託慕

叔向者國之鍾矣鍾舊刊作鏗標一作鈞言國之半也八說篇死傷者軍之乘注乘謂其半也案

乘當作鏗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氣絕恐已冠退因生蘇生也御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不音還報曰中山可伐

二因字有力

評釋韓非子

卷之十一

十七



也。陳深曰。言貴虛名而忘實用者。可亡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

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倒。十。所傾蓋與。六。字。句。

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以見中山策作以朝增鮑。云。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

軍皆所尊禮者。圓云。鄒陽書。傾蓋如故。索隱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輒車對

語。兩蓋相切。小歌之義也。文。仇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選注。文穎曰。猶交蓋駐車也。

仇抗。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

巖穴之士。顯當依上。文作見。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

下士居朝。尚同。下士居朝。士朝當。易地。山云。宜作下朝居士。則農父惰於田。戰士

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

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

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也。一作之。增。武靈王廿一年。攻中山。惠文王三年。滅之。吳氏云。大事。

巨眼

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國無別焉。其主弗之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傳五。凡八。事。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任防策。秀才文。

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注。引當是時也。作當時。五素不得一紫。選注。五。桓公患之。作十。

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

不已。寡人奈何。選注。以上廿五。字。單作告管仲。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

紫也。欲下折民無衣紫者五字。舊刊。無欲字。選注。作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吾

甚惡紫之臭。選注。作。惡紫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

少卻。吾惡紫臭。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二十九。字。是仲父教論桓公之辭。公曰。諾。於是

日。公曰。諾。二字。宜在之。臭之下。乃順於字衍。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

選注。作國中。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無也。字。增。史。蘇代。莫有紫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

此良策臨國者宜三復

平澤章

卷之二

八



正義注引無告管仲二字。自誠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已下。作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名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紫衣當曰益遠。當作蓋。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日也。月是歲。三層。

鄭簡公謂于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于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睦四隣。則無侵陵。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自彊之策。故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完甲兵不備。舊刊作兵甲。不可以待。不虞于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睦四隣。則無侵陵。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自彊之策。故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鄭簡公謂于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于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睦四隣。則無侵陵。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自彊之策。故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完甲兵不備。舊刊作兵甲。不可以待。不虞于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睦四隣。則無侵陵。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自彊之策。故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

是以沒簡公身無患。于產相鄭以下。宜為別章。見說苑子。亦不字有趣。

產相鄭簡公謂于產曰。飲酒不樂也。恐衍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于之罪。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于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實也。大雅注。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奉也。注。援攀也。三年不變。民無饑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

產相鄭簡公謂于產曰。飲酒不樂也。恐衍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于之罪。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于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實也。大雅注。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奉也。注。援攀也。三年不變。民無饑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

實也。大雅注。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奉也。注。援攀也。三年不變。民無饑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

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奉也。注。援攀也。三年不變。民無饑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

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



襄公曰寡人聞恐脫之字舊刊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老

者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

鼓不戰也不成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非義之請使楚人

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

完特為義耳君一人為義行眾不與焉言其無意國公曰

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及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

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宋世家襄公病傷於泓而

役二此乃慕自恐脫親仁義之禍慕虛名而受實禍自躬

異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特當作待是則將

令管下十人主耕以為上山云上當作下服戰雁行也民

乃肯耕戰焦竑曰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今按服論語

泰危泰安立言奇

也則人主不泰危乎太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讀勃海也增少海晏子外編作菑徐安陵

外儲右上亦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地形訓東方曰大

渚曰少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東周策夫梁之

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注作少海云九

域圖開封有少海山海經無臯之山南望幼海揚慎補注

即少傳騎從中來驛使中謁曰嬰疾甚謁告也嬰且死恐

公後之欲景公速歸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

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曰字衍煩且良馬名韓樞善

韓風言急駕車於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韓樞代之御景

以韓風之御為行之不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疑衍釋

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而做與字者例見論語金仁山注

人情有如此者



陽曰不明分而躬親蒞下之謂

魏昭王欲與官事與預同言親聽政事也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

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

策也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政柄

而欲為小臣所宜為者也不亦宜乎見國策外儲右下十二面為齊王事

增史記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案外儲右下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

荀子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

後漢書注說文曰杆飲器音于方言曰盃謂之盂

鄒君鄒邾同聲轉好服長纓且變鄒俗注引好服無服字左右

皆服長纓其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選注有對字曰君好服

選注有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選注作是故君因先自斷其纓而

出選注君上有鄒字無自字國中皆不服長纓以下韓子斷語也君不能下令

為百姓服度以禁之言新定百姓衣服之制度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

戮以蒞民也鄭玄曰戮猶辱也山云蒞蒞蒞並同鳳卿曰漢文尚不建衣服之制度宜哉當今昇平尚

服制不章意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讀定獵受獸多少如征賦然也增賦墨子

播賦百事晉語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曰獵當作祿字音轉訛晉語叔向為大傅實賦祿八姦賦祿者稱其功賦如

呂子有度賦兵外儲右上賦十孺子謂分配也鳳卿曰世俗尚平等故功多者受薄賞故人不欲立功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舊刊無不字申子曰

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受授也今君設法度而聽左

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

妙精妙狀

簡勁

上以方々圖圖成章此以多多少少成章



申子赧愧之狀可想

人奚聽矣不聽也。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任之誤增策注言使其從兄

仕于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官也敗子之道乎亡其

用子之謁乃也按亡其無申子辟舍請罪韓策作昭侯不許也申子

有怨色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猶功勞視

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聖人也鳳卿曰以申子治韓之功不能陰一從兄韓昭亦

少恩哉宜哉其不王也是所制於為法者也申子為法受戮昭侯御臣失術

傳六原注凡八事皆論信晉文公攻原杜曰河內沁水原城襄十日糧遂

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

士有從原中出者原城中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

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

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

連下五信字

一句截住

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

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

信也方云晉乘孔子上有温人聞之亦降六字事見左傳

力足以拔原不須此行而舉原故重信罷兵若伐秦楚豈

無佗彼知其力不敵也是故尚詐後文公謂舊刊謂箕鄭

晉語注云曰救饑奈何作饑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百

尊卑之號信名間恐脫信事信義四字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

怠信事使民得時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偷信義則近親勸勉

而遠者歸之矣言善政使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

曰諾令返而御令今誤禮記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

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方字有力



兵志所謂二軍不食將不言飢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增魏策吳注虞人孟子注守死園之吏明日會

天疾風欲發遽遇風雨群書治要無天字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句治要無

下不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治要作疾風遂自驅車往

犯風而罷虞人散人也曾子之妻治要無之字之市其子隨之

而泣治要無下之字其母曰女還女音汝諭其子令還家也增引讀書會意云還顧反三字一意

不可顧反謂母適市而反為女殺彘甘言以適市來由也言及自

市販家之時來訓還此曾子欲捕彘殺之以實妻止之曰

治要作其妻特與嬰兒戲耳妻惜其彘治要耳作也曾子曰嬰兒非與戲

也治要無此一句小兒信謂還必殺彘以供食也嬰兒治要有非有知也童蒙不辨其為

戲言待父母而學治要有者也壹劬父母聽父母之教從

以欺字觀信字

毋命而反塗還治要無此一句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還家終

不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治要父作母而上累子字一本

按父欺之父當作受子字衍文按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

也今据治要補所字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

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

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

民信之明號申明明號令增與周幽王為烽燧太鼓為褒姒求笑類

李悝警其兩和曰李悝魏文侯臣周禮夏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

門立兩旌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口教如是者再二而

敵不至兩和懈怠舊刊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

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不信下恐一曰李悝與秦人戰

更令明號確乎取信

以不信之患結絕妙

平澤



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上登城也。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

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讀六字疑行。按上矣二字行。於是皆爭上其明

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

知也。言倒言反辭。以知其實也。

衛嗣公使人偽關市。原衛作惠。以音誤。內儲偽作過。關市阿難之。阿阿誤。或曰當

誰。何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作又作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

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上

二條見內儲上。錯誤。在此舊刊刪此二條。

舊刊有右傳二字。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一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二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外儲說在下舊刊有第三十三字。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不怨也。阴危生子。臯臯雖刑之。有

者。懷恩報德。危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霍瑛操右

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讀言其心不以乘軒

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

可以責取。山璠曰。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契券要也。右為

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

屨。卯西却秦。東止齊。功大矣。而王唯上不過任臣

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山璠云。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負信不誣。人有勇

此章二節

陳深曰。比類整飾。可誦。公平之至。



豐用恃字

亦一節

斷簡猶見精粉

二恃勢而不恃信不恃人信我也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

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其鄭信誠以為原命曰必不叛我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恐有脫

故有術之主一作士非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

得所利而駁行不貞白簡生之相陽虎也趙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

其用而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趙幾霸然所以免禍者信也公曰其信一足

公下恐脫之字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讀言以此為是也注非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解履左右無可使者是亦敦不失土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

非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舊注朝堂當也

當鞭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陳深曰缺文豈是歟鳳鄉曰朝廷貴莊燕問宜肆然季孫造次不離矜莊却遇賊何也以其無術御下也注迂此條甚短依傳考之蓋逸半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既禁而利之所利而禁譽所

罪毀所賞雖堯不治雖堯不治况非堯乎夫為門而不使

入讀雖有門而使入不得入譬下之善委利而不使進賢者

上之所利而委置之也增利謂便亂之所以產也舊注門計也舊注與利不進不如止也

利不使進亂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群

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辱不用玉璧辱用玉以

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原舊注初治鄴不

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梓據猶盜嬰兒之矜裘與鬪危子榮

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下衣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明者兒不耻其

父明以明所著衣榮人讀矜裘盜人之子以其父喪矜

示人也榮衣別者之子以其父衣子綽左右畫左畫圍右

為榮不愧也按子下恐脫之字去蟻驅蠅以肉膾

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公去蟻驅蠅以肉膾

私之不相容猶左右之不能俱畫也公去蟻驅蠅以肉膾

此章三節  
清瑩可玩

鉅辱二字撰得  
妙



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喻温言訓左右諭諂也。無以與之。與宜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宜王似當作宜子。

句法參差可玩

古詩之妙多在制節韻法之間此篇亦以整齊參差為潤飾可愛可貴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舊刊勸作觀非寵光無節則

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妾不衣帛晏嬰

亦然故非其大迫下增傳闕雜記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

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故仲尼論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此語宜補此傳

管仲與叔孫敖當作孫叔敖舊注仲有三歸以其太儉而出入之

容變讀出過也人不足也謂儉者侈者陽虎之言見其臣

也說薦其君也而簡主之應也失主術而猶與也一本應下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朋

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人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

平論平勢

以公私為文

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和朋黨

也則人主明蔽不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二人皆

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

棘者同當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

武子之用杖原注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子產忠諫

子國譙怒子國怒曰夫忠諫者必難於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

璽車為鄴令其妹犯法明之管仲以公而封人謗怨仲不

趙公以為不慈免其官也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封舊刊作國非

右經

傳一凡四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家語作士師別人高此字子臯



足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尼上

仲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家語云

倒錯云從出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逐不得夜半子臯

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家語有今

是子報讎之時也讎一作仇迂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

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

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說苑纂注傾側法先後

臣以言先後謂保護也燕策莫為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

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初救形於顏色臣見又知

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

德公也說苑此下有孔子曰

至誠之道夫唯如此

田子方名無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說苑作乘軒

金之勒約鎮簞席其駟八十乘子方望方以為文侯也字

衍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

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下伐上一

角見竹書紀年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治中山無

欲衍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

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增蓋芒卯魏策注淮南子孟卯法齊人策

說趙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又

齊啓地芒卯說秦王出兵東擊齊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車擊

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將軍二字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奇古







參是政治之要道

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

說死為敢行大事乎以斷以下牙辭公曰敢牙曰君君字知能謀

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舊刊無以字說死作內政委焉

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以管仲之能舊刊無之字乘公之勢以治齊

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見說

死大同小異一本無以相參三字

晉文公出亡箕鄭左國箕鄭為趙衰契壺餐而從養音孫水澆飯也

也迷而失道與公相失不相也餓而道泣方云泣當作立孔子與弟子相失獨

立鄭車門山璠云寢當作忍及文公反國舉兵攻

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

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寺人披也聞而非之曰以不

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物本不亦無術乎故明

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

恃吾不可欺也言吾能設法制戒備則臣下無有欲叛者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此邪

臣觀望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定公九年陽虎奔魯趙簡主迎

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勢

取之我勢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

虎不敢為非此下記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有字其巢信有

一足乎莊子云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跣踣而行家語山之怪夔史索隱一足獸也丹云此物因典樂夔一足

之說而孔子對曰不也不否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得名耶

四恃字二叛字二欺字

陳深曰馭得其道狙詐作使

王眼



信字眼

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二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而如。固足矣。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止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傳風俗通

傳二事。凡七。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舊刊作虛。群書治要作黃。當作為武王事。鞞繫解。繫一作係。羣書治要作文王伐崇。不苟為武王事。鞞繫解。至黃鳳墟而鞞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大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因自結太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因自結太公望曰。治要無。何為也。王曰君與處上。移曰下。皆其師中。

三其字

三皆其所字

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按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無錫王達景仰撮書引此事。作至黃竹之墟。不審其据何作黃竹。增五雜俎。文王伐崇至黃鳳之墟而履繫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履繫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繫解。皆一事而異聞也。季孫好士終身莊。終身猶云周身也。與孟子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易去聲。輕。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去泰亦甚也。驕泰之泰也。

去泰去甚則夫子不為已甚之意



南宮敬子此上宜有問顏涿聚曰李孫養孔子之徒所朝

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說死尊賢為

近優侏儒優非諸職者侏儒短小者亦雜樂也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

能成其欲於天下言得志於天下也今李孫養孔子之徒

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

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不慎所與謀必失于事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增家語

見有請用請用命食也邦俗問人嗜酒仲尼先飯黍而後

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批本掩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子

集語引此無以雪桃也王肅注雪拭也鍾人傑曰仲尼對

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謂黍最貴者

也果臝有六說文在水曰果在地曰臝六果臝素問而桃

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左傳使巫以桃茹先被瀆云茹

此則鬼惡桃非舊刊作丘之聞非家語與此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臝之下

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此以下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方云賤頭必戴之屨雖

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原舊注

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增屨恐屨字夫美下而耗上耗未盡妨義之本

也淵鑑類函是章頭作趙簡子謂左右曰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昌文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

以上下為法

又揭上下字



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曰：義主何可誅？讀義主下欠文。字失考。按：于上

恐脫如子。增上篇。以言。子言論是賢君也。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

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

下患。其必昌乎？夫人不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非讀

為不。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

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宜王捨孟子。信腐儒。曰：儒者博乎？曰：不也。

家語五儀說死君道。世主太太好小理。為孔子對哀公事。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

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一本博下有也者。一字下。瑟下

勝故貴。史記魏世家云：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

止矣。注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

便則為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否。

又揭上下字

忽伸大小字

又揭上下字

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弋下。恐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脫也。字。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

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

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誥下也，

寧使民誥上。原注：誥下則朋黨，誥上則尊敬。莊

傳四。事。凡七。詎者，齊之居士。居士處士也。居士之號起於商

居士任潘華任昆弟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禮記亦云

居七錦帶經文作鉅。山璠云：呂子云：墨者有鉅者腹。又

云：墨者鉅子。孟勝莊。子以巨子為聖人。辱者，魏之居士。張耳傳：吾

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

入仕也。賂左。右。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方云：剋刻通約也。謂自約已意



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不事君也左右因相與比

周而惡之也惡讒也居期年上計通雅史記禹會諸侯於江南

小宰職云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注使齊歲盡文書來至若

今上計疏云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

書反功君收其璽言免其職解印綬也魯語注璽印也古

稱也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

以治鄴不當也謂治鄴不得宜也增不稱君意請伏斧鑕之罪文公不忍而

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

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

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

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

遂不受佳結

山世璠曰說死政理為晏子治東阿事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

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物云是其危子曰吾父獨冬

是恐脫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言心不兩用手不並

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山云功名篇以肉去蟻蟻愈

多以魚驅蠅蠅愈至陳深曰蟻慕肉蠅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

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祿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莫訓君

何患焉政治則官多而人不足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其驪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

使駒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雖下恐名為多與之舊

格言

法 蟻蟻蠅蠅學字



天下馬能肥者鮮哉

此條雖見非經文所叙

語語古蒼

夷吾在此警醒

刑作其實少雖無臆雖下恐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坐猶袖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弦姓商名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肅讓古通

用左傳肅使者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曲禮肅客是猥草仇邑仇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方云仇叔辟

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當作甯威請以為大田田當作由由與農鉞錄曰田與農通呂氏春秋管子曆紀皆云堯使后三軍

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太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英雄口氣與孟子今世治天下者

序雜四此與晏子對景公語相類方云此章不關於經文當在下管仲相齊章首

傳五凡十孟獻伯相晉藝文類聚淵函席條獻作慤按孟徵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一味坐不重席室無衣

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增左傳襄五年說死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晉大賁皇非之陳深曰獻伯之儉可以曰

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謂出其分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廖

英曰朝廷授官職曰拜史趙充國傳上迺拜侍中字典叔史淮陰侯傳至拜大將乃信也並不載昉周時失考

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食禾日秣趙岐云班白者頭白班班者也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賢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助吾借



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斡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

晉國之法上大夫一輿二乘中大夫一輿一乘下大夫專

乘是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趙世措本

也朱子韓文考異云唐人書修近循故訛比卒乘以備戎事比校也有難則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國家無事以給朝參之用今亂晉國之政

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可與恐可

又訛為與也又訛為與也又何賀賀下疑脫焉字增云此事左傳襄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家指民家餘詳見于論語徵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

上高國齊命卿二姓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

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原

注自朝歸設鼓吹之樂按置設也

庭有陳鼎家有三歸東周策管仲故為二歸之家以掩桓公說苑管仲故造二歸之臺以自傷

於民二歸為臺名無疑包咸云娶二姓女不知何據其所

義物子據晏子春秋賞之以三歸謂併車乘孔子曰良大

夫也其侈偏上禮記管仲饗糝絃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

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山云又見難一及說苑尊賢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增說苑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毛詩

小戎伐收傳伐淺收軫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庶

人荷車也方云周禮巾車卿大夫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

乘棧車又考工記棧車欲弁注糲餅菜羹增列子食則糲為其無革鞞不堅易折壞也糲釋文糲令達

切糲稻餅也味類粇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糲粇孟枯魚

偏上二字管仲終身大過



樹字一章骨子而歸重于慎字

下則字當別良上脫孔子曰三字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

三人皆為令尹讀縣令也增金谷世雄云令及尹也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

於虎也臣居齊薦二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

候吏周語注侯人掌送迎賓客者原本作侯今從舊刊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

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

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

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一本所上有其字增說苑復恩枳棘作蒺藜七命注引韓

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樹德簡主曰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以得食其實今子所

樹非其人也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二人齊二人皆不忠於虎而忠於公簡主答之失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二國之股肱按二恐晉誤增季布

結以三字

傳文帝曰河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

武曰刑伯子可讀刑當作邢山璠曰呂子去私邢奚薦解孤事全丹曰左傳君子謂邢奚於是乎能

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又叔向曰公曰非邢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公曰非

子之讎乎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

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禮記趙文子其中退然如

不勝衣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趙武所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趙武所

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之士皆知

武為國所舉而非私德也不營私交也

平公問叔向曰宜接上文群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

原舊注向武之屬大夫舊注黨作然誤鳳卿曰師人猶宋時舉將也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當作師

師人謂長也武立如不勝衣言暴按武立言如不出口也然

然諸本作黨是

千古名語



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原舊注稱叔向故得意。言各當其材也。注有缺文。鳳卿曰。

可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子字。不利於家。死不

託於孤也。禮記疏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臣敢以為賢也。先子云。敢當作

故。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相字。昉見於周時。其讎以為且幸釋

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先子曰。送當作逆。夫薦

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

故。擁汝於吾君。擁猶壅也。故曰。私怨不入公門。解狐舉邢伯

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說苑。谷犯薦。虞子羔為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讎

乎。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虞子羔往謝之。谷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

公私字主眼

直道之難行。公平之難成。如三代之盛。猶止不多得。正直公平。何況流李乎。平素為之長。大息。

去矣。顧吾射子也。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

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郵無正諫。簡子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

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如故焉。皆人異而事類矣。今按。治要作解狐與邢伯柳為怨。

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讐。其廢

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欲買之也。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增。言唯恐肉之敗。而不知售之便也。此不著經文。宜著上篇僕子妻亡。鼈條之下。

傳六。凡四。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當有夫直議者。曰。字。

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增。晉語。范文子

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二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

朝。擊之以杖。折委筭。

可慎可懼



子產之賢而有斯父猶禹之有鯀歟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

異於人臣讀介特自異也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

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

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世多子國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經文姊作妹○荀子大略篇柳下惠

與後門者同衣揚雄注呂氏春秋長利篇劉向新序雜事篇淮南子皆有後門字戰國策注後門期也家語及巷伯

毛傳所謂不逮門也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也按郭門之期制天明則開至暮則

閉不許人行後期不逮開時者必宿郭門注郭門之外大宰純罔白駒注孔子字語並失解閉因踰郭而入

車遂削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成侯亦一術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緡烏封人烏當作鳩而乞食

烏合作是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舊川作達

成侯亦一術

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倒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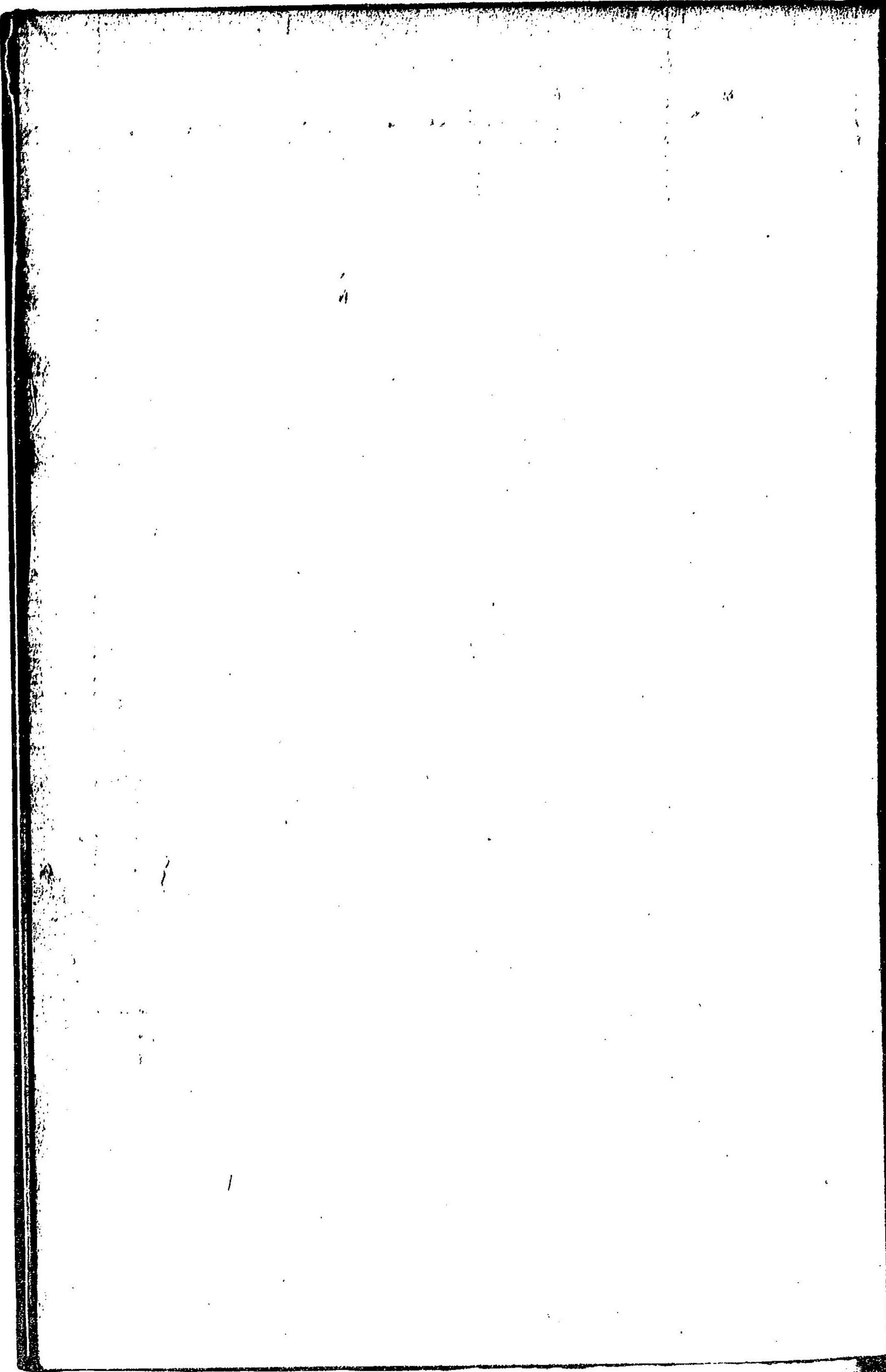
非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增言見用我

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言用賢使能論

勞二之字婉句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5  
5  
17



